

神秘的边地风物、现实的民族融合——

“团结族”作家和她的《西南边》

动物住哪里 皇帝吃什么

苏 墨

《动物怎样盖房子》



莫伊拉·巴特菲尔德 著 提姆·哈钦森 绘
孤独星球资深翻译 接力出版社

孤独星球是全球知名的旅行内容提供者，亦是世界最大的英语旅游指南出版商，他们的旅行指南被全球热爱旅行的读者誉为“旅行圣经”。此次与联手接力出版社，共同打造“孤独星球·童书系列”。本书是首批出版的图书之一，这次向孩子展示自然界超级智能的建筑世界，带孩子近距离观察树洞、地下、河滩、海洋，探寻在那里安家的动物建筑奇才。展示动物的生存智慧，生命教育、自然教育、环境教育，引领孩子关注动物的生存，探索自然界的科学，做爱发现、爱观察、爱思考的自然小达人。本书包含 80 多个神奇翻页和超大拉页，用细节还原自然和社会的真实样貌。多重场景设计，层层深入，培养孩子渐进式思维和主动认知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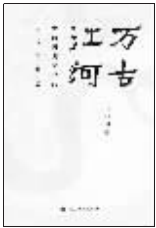
《皇上吃什么》



伊李舒 主编
中信出版集团/楚尘文化

关于清代皇帝的吃喝，没有比本书更全的八卦了：皇上和后宫佳丽一天吃几顿饭？御膳房里的厨子们什么来头？满汉全席是些什么人在吃？康熙大帝爱吃热巧克力，他的重重孙子道光为何顿顿离不开炒鸡蛋？老佛爷的下午茶有多时髦？溥仪和婉容最爱去哪家西餐厅？30 余人团队，历时 9 个月，坚持第一手资料，还原鲜活的中国宫廷饮食风物，详细讲述了清朝皇宫内的饮食制度、花样菜式、皇室食器、时节食俗，以及帝王们每个人在饮食上独特的口味和嗜好等。权威的档案、丰富的底料、精彩的插画，还有满满的八卦精神，无时无刻在刷新你对于紫禁城里帝王生活的认识和想象。书末附有溥杰妻子爱新觉罗·浩记录下来的 30 道皇家菜谱，大饱眼福之余，大可动手照做，享一回皇上才有的口福。

《万古江河》



许倬云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在世界文明存在与变化的剧烈大潮之中，中国如何自处，如何看待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中国从何而来，中国文化从何而来，又要向何处去？这本《万古江河》即心怀中国文化的著名史家许倬云先生交出的一份答卷。随着历史的进展，中国文化的内容与中国文化占有的空间不断发生变化：从考古发现所见的中国文化的发端，到“中原”的出现，中原变成了中国，“中原的中国”慢慢扩张变成“中国的中国”，然后超越中国之外，慢慢将四邻吸收进来，通过文化上的交往以及势力范围的扩大，变成了“东亚的中国”，然后在亚洲范围之内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亚洲的中国”，再经过百多年颠簸与踉跄进入世界，成为“世界的中国”。在对这各个超越王朝、政权的长时段文化圈的叙述中，中国文化和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才真正的主角，所以许先生围绕国家体制与时代特色，思想、宗教与文化变迁，农业、手工业与经济网络，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互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与生活资源，民间社会与信仰世界，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转变，对外关系及与他者文明的比较互动等一系列主题展开。

《白金数据》



【日】东野圭吾 著 王蕴洁 译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凶手，竟然是我自己？！傍晚 6 点 12 分，数学天才蓼科早树和哥哥被杀死在 7 层的房间里。整栋大楼的走廊、电梯都装有监控器，24 小时有人查看，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7 层只有蓼科兄妹二人。楼层的门禁，并未遭到破坏，现场留下的枪属于此前犯下数起案件的 NF13。而蓼科早树身上的毛发却属于另一个人——我？！《嫌疑人 X 的献身》之后，推理天王东野圭吾的又一力作。从一个灵魂到另一个灵魂，是自我救赎，也是对人性的深层读写。

本报记者 欧阳

新年伊始，各种文学排行榜频现。按理，有些落寞的文学（文本），应该借助可以有的措施——榜单——来提振声威。然而，在商业驱使和文学情怀之间，孰轻孰重人们有些分不清楚。

在 1 月中旬召开的“新世纪作家文从第三辑作品研讨会”上，针对层出不穷的文学排行榜，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就说：“我们应该冷静下来，发现那些真正具有价值、具有创造力的优秀作品。”他坦言，《西南边》正是这样的作品，并认为是“近期中国小说中非常有特点、有分量的作品，目前业界对其关注和讨论还远远不够”。

《西南边》，这部女性作家冯良的作品，在 2017 年推出的长篇小说榜单中难寻，吊诡的是不少专家很看好它，评价非常高。

专家视角

《西南边》开局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之后，凉山平定叛乱过程中三对彝汉青年的相识相恋。跟随这三对夫妻的人生故事，描绘了凉山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故事展示了社会迁移刻写在人们生活中的重大影响：在爱情、婚姻，以及个体世俗的生活等方面，浑然不觉地跟着时代变化。而民族融合，或者说不同文化的合流，默无声息地映照在三对夫妻的日常里，比如上海医生夏觉仁与彝族女子曲尼阿果之间的情感纠葛，既有美好炽热的爱，也有彝族在基本道德理念上的“不知变通”，和乐见新生事物的上海人“趋利避害”的价值操守，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磨合交融。

在文学评论好手张莉看来，小说所述民族融合在时空里的演化，《西南边》“是拓荒之作”，现代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位作者为大凉山写下如此厚重的作品。

“写边地的好小说稀有，涉及边地民族的好小说更稀有。”阿来作为少数民族一份子，自然对“边地、民族”有更多的关注，故而也最有发言权。同为茅盾文学奖得主，格非肯定说，冯良的作品“带有特定地域与时代的神秘氛围”，《西南边》“波澜壮阔，兼具

诗性的散淡与社会史的精审。”

这样的评价并未过誉。在新近的一次讨论会上，包括知名作家马原、马丽华、阿乙以及著名评论家白烨等参会人员就“一致认为”：《西南边》是近年来极为稀缺的长篇佳作，是继《尘埃落定》之后又一部书写西南边地隐秘历史的鸿篇巨作。

西藏新浪潮时期的大佬马原更是直言不讳，在小说作者非常值得称道的艺术手法之外，凉山民族社会几十年的大历史，作者“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可以说是近几年极有实力竞争茅盾文学奖的作品”。

民族国家的厚重，是当代中文写作中极为欠缺的一面，新锐作家阿乙站在另一个角度坦言：“《西南边》是《尘埃落定》之后又一部史诗之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则感言：小说超越了普通文学作品中狭窄的视野，“提供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共和国历史画面”。

客观说，现如今人们已经习惯批评，但以记者的视角，“一致看好”似乎是经年不见的稀罕景观，尤其是在全民书写的数字时代，作品的解读完全成了个人化的现象。

作者辨析

1984 年大学毕业后进藏，“我发现那里把藏汉结合的后代叫做‘团结族’”。敏感于斯的冯良自己就是“团结族”，她在作品《彝娘汉子》中有细致的自述，有汉族父亲和彝族母亲的她，在长大成人的年代里留下很多困扰的痕迹。西藏的“团结族”比凉山稍显普遍，“好像不被另眼，这让我有同类的安慰”。

这是文化差异看不见的蚀刻。同为凉山长大的记者从未感觉到过她说的“心理困扰”，或者说是那种无法言说的、带着一点自卑心境的成长时光。在她十年同窗的眼中，她的内心世界也难以被触及到，“感觉她有点骄傲”，即便是大学期间，老乡同学的认识也基本如此，再有就是北京话说的，“有点独”，想亲密一点的靠近“基本不可能”。

其实，这种包裹起来的形象就是文化自身的杰作，直到进入西藏，随着时光尘埃的磨蚀，“困扰未必摆脱掉了，但升华了，文化性的”。她说。在第一个长篇《西藏物语》里，她就写了一个汉人和他的藏族妻子在葬仪安排上产生的冲突，土葬和天葬，谁都不妥

协，“主要是意图在文化上做一个解释”。

正是对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细致体验，成就了她的观察环境、生活独特而敏锐的视角。

作为曾经的西藏新小说浪潮作家，置身先锋群体中的冯良并没有偏向“魔幻色彩”，“当年大家认为我的东西是其中最写实的。”冯良说，自己更倾向于写不同文化背景相碰撞的故事。15 年的西藏工作经历带给作家很多改变，但民族、文化融汇留下的深痕一直伴随着她，这应该是她几乎不变的立场之一。

不只是成长故事，事实上冯良自己就有土司背景的遗留，她熟悉那些彝人固有，甚至有些僵化的性情和习俗，“我没有刻意去设计人物的形态、性格、面貌，随着故事的递进、环境的改变，由着人物自行出山自我展示。”她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那些形象其实早就成竹在胸。

就《西南边》而论，它既不是纯粹彝族的视野，也不是汉族的单向观察，而是包容并蓄的写实叙事。这，才是最难得的……

文化塑像

由凉山，我不禁想到《达吉和她的父亲》。这部老电影说的是新中国奴隶的解放，印象中是唯一一部完整有形的彝族故事，但有人考证说达吉并非彝族，而是吸食鸦片的汉族爹卖给彝人为奴的。其实这事真伪不必纠缠，作为边地的进步宣讲，同步于那个时代普遍的想象是正果。

问题是这部汉族视野影片给出的东西，不仅人物，而且民族文化习俗等，只能归类到臆想。

反过来，当下彝族“知识分子”无数，博导教授级精英成群，有意思的是，倾心本族文化、胸怀真挚民族情感的绝大多数，在学术上难以自觉中立，比如为了提升民族文化量级，教授不惜将“原始”的毕摩和苏尼（彝族祭司和巫师）塑造成哲学家。

可贵的是，冯良这个“团结族”子民，这个被彝、汉身份困扰过的心灵跨越了民族身份，轻描淡写中就超民族视域地给出了边地的风物原貌：在《西南边》中的人物轨迹中可以品味到社会变迁的实相；

上海来的夏觉仁被淳朴的美丽俘虏，“蛮族”山

《圣维克托山》

作者 保罗·塞尚 1895

保罗·塞尚是后印象派画家，是他搭建了印象主义和立体主义之间的桥梁，而且被认为是马蒂斯和毕加索的艺术之父。1861 年，他离开家乡普罗旺斯前往巴黎，并在那里遇到了他的“导师”卡米尔·毕沙罗。涉足印象派绘画风格后，有别于之前将轮廓线模糊化的印象派风格，他开始注意到结构的轮廓以及平面的色彩，画风转向简朴的形式、构造，作品所表现的主要是静物、肖像、风景和人体。

尽管不少那个时代的年轻艺术家尊重、追随他，但公众的态度是讥讽和嘲笑，塞尚直接影响立体主义的发展，以及为后来的现代艺术打下了基础。

图文 李络英

这份过年书单请查收

2017 年度“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揭晓

本报讯（记者苏墨）2 月 5 日，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民阅读活动组织协调办公室主办，我报等中央部分主要媒体和网站参与的 2017 年度“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推荐活动入选图书正式揭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伟大也要有人懂·小目标 大目标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红色家书》《朗读者》《海错图笔记》《布罗镇的邮递员》等 50 种图书入选。

此次推荐活动的社会参与热情超出预期，参与网络投票的读者达 3200 万人次。入选图书包括文化类 10 种，文学类 15 种，生活与科普类 10 种，少儿类 15 种。这些图书重点突出，亮点纷呈，结构合理，品种丰富，能够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这些图书，既有宏大家国情怀的时代叙述，也有普通人的生命亮度的诗意表达；既有历史人文艺术的关照，也有未来科技发展的思考。可以说，不仅反映

了 2017 年大众阅读的新趋势，展现了中国优秀图书出版的荣景，更折射出了进入新时代的广大读者对美好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推荐活动旨在引导大众广泛参与读书活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文明风尚。截至 2018 年，活动已成功举办 8 届，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品牌影响力日益凸显，成为广大读者每年春节的阅读盛宴。

广阔农村需要“泥腿子”作家

何勇海

据媒体报道，农村土生土长的湖南籍青年作家张一 2012 年开始发起农村文化月“千村计划”，给农民出书，创办纯草根的“农民文学奖”……6 年来个人累计出资上百万元扶助乡村文化。

“农民文学奖”，一个带着泥土气息的民间文学奖，已颁出三届奖项，即将迎来第四届颁奖。获奖对象是地道地道的农民，比如，首届“农民文学奖”得主是农闲时在城乡接合部擦鞋补贴家用的农村妇女蒋慕平，第二届得主为七旬渔民危勇，第三届得主为红遍大半个中国的脑瘫农民女诗人余秀华。这样的文学奖实早已超越金钱的多寡、写作的好赖。

广袤的农村最是需要培养文学爱好者乃至于“泥腿子”作家。作为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虽然很多农民已离开土地，结束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

耕生活，但农民数量仍十分庞大，谁来反映农民兄弟的现实生活，谁来传播“农民好声音”、讲述“农村好故事”？主要还得依靠接地气地地道的农村文学爱好者、农民作家。虽然如今社会越来越物质化，人们的观念越来越功利化，但在山清水秀的农村，怀揣文学梦想的农民并不少见，比如在湖北钟祥市，乡土作家就有 420 余人，近年来累计出版文学专著 390 多部，可谓文风鼎盛，为农民兄弟们提供了一批批精良的精神食粮。这便是“农民文学奖”得以生存的土壤吧？

农村文学爱好者、农民作家也需要“农民文学奖”给予激励鞭策，正如全国文学报刊联盟秘书长徐忠志所说，“一个民族的繁衍生息，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一个国家的发展前行，离不开文化的呵护滋养”。农村文学爱好者、农民作家有其自身的价值和使命：在农村观察生活、书写生活、赞美生活，引领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故我们要百般呵护、万般珍惜农村的文学种子，让其茁壮成长。

一个专门针对农村文学爱好者、农民作家的奖项，不仅是对他们的一种尊重与肯定，更是促进乡村写作、读书，进而提升精神文化素质、道德文明基淮的有效举措。

显然，“农民文学奖”不该仅是青年作家张一一的个体努力，换言之，“农民文学奖”需要更多支持者“培土施肥”，社会有识之士、爱心企业乃至于相关部门可以考虑给予一定资助，推动其做大做强，这对于丰富乡村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民阿果割舍不掉现代文明（包括情感）的诱惑，文化建构的准则，无论是夏觉仁的上海，还是阿果的荒野山地，在人性本有的美好追求面前都退让了。关键不是这个，而是文化融合之旅程：人们认为，或者说虚构的“先进”带动落后的理念，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单向存有，就像《西南边》中再现的那样，阿果“文明”了，坚守中她走在“汉族”化的路上，夏觉仁却在反向而行——远离城市逐步“彝族（山民）化”，而他们的后代，必然是超越民族的中国化。

恕我妄言，冯良一定没有这样的建构，她只是写，写那些她熟悉的塑像——可以确切地说，那些书中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原型。

而文化、民族的融合，就像夏觉仁和阿果一样，从来就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讲述、共同进步的。这才是更有现实生活意味的文化塑像。

人们常说，一部作品的伟大必定是民族的，这没错，但一部作品的思想视野，如果有我的话，也必须是超越文化情感局限的，《西南边》作为凉山的、局部的风景如此，作为中国的，也必须有这样的自信和自觉。

书摘——

记忆的定位

近期的记忆结合在一起，其原因并非是我们时间在时间邻近，而是由于它们是一个群体共有的思想总体的一部分，而我们这个群体的成员在此刻，或者在前一天或前几天拥有某种关系。因此，只要我们把自已置于群体的角度，接受它的旨趣，采取它的反思倾向，就足以会回想起这些近期的记忆。当我们试图对时间更为久远的记忆进行定位时，也会出现完全相同的过程。我们不得不把它们置于一个记忆总体中去，这个记忆总体对于其他群体，对于范围更为狭窄，却更为持久的群体，比如我们的家庭，都是共有的。……诚然，因为一个家庭中的记忆都是关于同一家庭的，所以这些家庭记忆之间才都彼此相似。但是，从另外的许多关系来看，这些记忆又是不同的。在家庭群体的情况中，记忆的相似性只是兴趣与思想共同体的一个外在表现。并不是因为几个记忆彼此相似，它们才被同时记起，而是由于同一群体对它们感兴趣，能够同时回忆起它们，所以它们才彼此相似。

心理学家为解释记忆的定位问题设想出了一些不同的理论，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就在于，正像人们可以同时是许多不同群体的成员一样，对同一事实的记忆也可以被置于多个框架之中，而这些框架是不同的集体记忆的产物。心理学家把自己限定在个体层面，他们发现，记忆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在个体思想中联合起来。于是，他们就根据相似性和连续性的类目，把这些联合划为一些非常一般的类属，但这并不是一种解释。要不他们就根据个体的多样性解释这些联合的多样性，把它们当作天赋或习得的生理秉性。然而，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假说，很难加以证实，对之进行进一步探讨，会使我们超出心理学领域。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种陈述而已。可以肯定，记忆事实上是以系统的形式出现的，而之所以如此，则是由于，记忆只是在那些唤起了对它们回忆的心灵中才联系在一起，因为一些记忆让另一些记忆得以重建。但是，记忆联合起来的诸种模式，源自人们联合起来的各类方式。只有把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中时，我们才能理解发生在个体思想中的每一段记忆。而且，除非我们把个体与他同时所属的多个群体都联系起来，否则我们就无法正确理解这些记忆所具有的相对强度，以及它们在个体思想当中联合起来的方式。

当然，因为性情各异，生活环境不同，每个人的记忆能力彼此也都是不一样的。但个体记忆仍然是群体记忆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这是因为，对于每个印象和事实而言，即使它明显只涉及一个特定的个体，但也留下了持久的记忆，让人们仔细思考它，也就是说，它与我们得自社会环境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如果人们不讲述他们过去的事情，也就无法对之进行思考。而一旦讲述了一些东西，也就意味着在同一个观念体系中把我们的观点和我们所属圈子的观点联系了起来。这意味着，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当中，去体会各种事实的特殊涵义，而社会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提示着这些事实对之具有的意义和产生的影响。就是这样，集体记忆的框架把我们最私密的记忆都给彼此限定并约束住了。这个群体不必熟悉这些记忆。我们只有从外部，也就是说，把我们置于他人的位置，才能对这些记忆进行思考。为了恢复这些记忆，我们必须沿着他人假如处于我们的位置也会遵循的相同道路前行，但这就已经足够了。（晓阳）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